

我想再看那两个字，  
百遍，千遍，直到它们完全融化。

Yoko Ogawa

# 孕！

「巨」小川洋子 著

笹家荣 译

四個のカタカナが全部とろとろに  
溶けてしまうくらいまで、何度も読みたい。



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 
浙江文艺出版社

Yoko Ogawa

孕！

にんしんカレンダー

[日]小川洋子 著  
竺家荣 译

Ninshin Calendar

Copyright © 1991 by Yoko Ogawa

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1991 by Bungeishunju Ltd., Tokyo  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Yoko Ogawa  
through Japan Foreign-Rights Centre / Bardou-Chinese Media Agency

本书中文简体字版权，浙江文艺出版社独家所有。

版权合同登记号：图字：11-2018-92 号

#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孕! / (日) 小川洋子著; 竺家荣译. —杭州: 浙江文艺出版社, 2018.4

ISBN 978-7-5339-5102-3

I. ①孕… II. ①小… ②竺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日本—现代 IV. ①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287293 号

## 孕!

作者: [日] 小川洋子

译者: 竺家荣

责任编辑: 王盈盈

出版发行: 浙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: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

网址: www.zjwycbs.cn

经销: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

印刷: 浙江超能印业有限公司

版次: 2018 年 4 月第 1 版 201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 880 毫米×1230 毫米 1/32

字数: 88 千字

印张: 5.5

插页: 1

书号: ISBN 978-7-5339-5102-3

定价: 30.00 元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(如有印、装质量问题, 请寄承印单位调换)

## 目录 CONTENTS

孕! ..... 1

学生宿舍 ..... 75

傍晚的配餐室和雨中的游泳池 ..... 135



## 十二月二十九日（星期一）

今天姐姐去了 M 医院。

除了二阶堂医生的诊所外，姐姐几乎没有去过医院。所以每次出门之前，她都显得心神不定的，嘴里不停地念叨着“我都不知道该穿什么衣服去好了”，“第一次见大夫，我能说清楚吗”等等。就这样一直拖到了年底，医院休假前的最后一天。

早上，她一边茫然地抬头看着我，一边嘀咕：

“你说基础体温表，该拿几个月的给大夫看？”

坐在还未收拾的餐桌旁，就是不肯起来。

“有多少拿多少去呗。”

听到我这么回答，姐姐叫了起来：

“全都拿去的话，可是整整两年的，有二十四张呢。”

她搅动着插进酸奶瓶里的小勺。

“其实与怀孕有关的体温表只有那几天，所以我觉得只拿这个月的一张去就行了。”

“那多可惜啊！好不容易测了两年呢。”

“一想到大夫当着我的面翻看那二十四张图表，我就觉得特别难堪。仿佛自己怀孕的过程，被人家一步一步窥视着似的。”

她瞧着小勺尖上沾着的酸奶。酸奶闪烁着不透明的白光，黏黏糊糊，从勺尖上缓缓滴落下来。

“你想得太多了。基础体温表不就是一些资料吗？”

我这么开导姐姐，盖上了酸奶瓶盖，把它放进冰箱里。

最后，她终于决定把所有的基础体温表都拿去。但找齐那二十四张图表，也着实费了好大的劲。

姐姐每天早晨都非常认真地坚持测量体温，可不知为什么，却压根儿不好好管理那些图表。本来应该放在卧室的图表，不知什么时候就跑到报刊架上或电话桌上去了。所以在我的日常生活中，会不时看到那些描绘着锯齿形曲线的图表。现在想来，自己在看报纸或者打电话时，心里

头冒出的念头却是“啊，原来这天是姐姐的排卵日啊”或是“这个月的低温期真长”等等，的确是件不可思议的事。总之，她翻遍了各个房间，好歹找齐了那二十四张图表。

姐姐选择 M 医院的理由是感性的。我曾劝过她还是找一个设备好的大医院比较保险，可是她坚持己见，说：“我小时候就已经决定了，要是生小孩就选择 M 医院。”

M 医院是一家私人开的妇产科医院，早在我们爷爷那一代就有了。小的时候，我们姐妹俩经常偷偷地跑到医院的院子里去玩。医院是一栋古老的木结构三层楼房。从正面看，院墙长满青苔，招牌字迹不清，窗户玻璃模模糊糊，让人感觉阴森森的。不过当从后面进入院子后，却能发现这里其实日照充足，亮亮堂堂。这种强烈反差总是让我和姐姐特别兴奋。

院子里铺着平整的草坪，我们俩在草坪上打滚玩耍。碧绿的草尖和太阳的光芒轮番遮住了我们的视线，两种色彩逐渐在眼睛深处融汇，变成清澄的蓝色。那一瞬间，我恍惚觉得天空、微风和地面都远离了自己，身体在天上飘来飘去——我很喜欢那种感觉。

不过，我们最喜欢玩的还是偷看医院里的房间。踩在



空纸箱上，就是扔在院子里的装纱布或脱脂棉的空纸箱上面，偷偷地从窗户往诊室里看。

“要是被人发现了，肯定会挨骂的。”

我的胆子比起姐姐来要小得多。

“没关系，咱们还是小孩，即使发现了也不会被怎么样的。”

她一边用衬衣袖子擦着因哈气而变得朦胧不清的玻璃，一边不以为然地说。

脸贴近窗户，就能闻到一股白油漆的味道，刺痛鼻腔深处。这种气味和 M 医院紧紧地联系在一起，长大成人以后，也没有能够从我的记忆里消除。只要一闻到油漆味，马上就会想起 M 医院。

下午上班前的诊室里静悄悄的，没有一个人，我们得以从容地看遍房间的每个角落。

椭圆形的托盘上放着各种各样的广口瓶，尤其显得神秘。那些瓶子的瓶盖既不是扣上去的，也不是拧上去的，而是一个插入式的玻璃盖。我真想亲手打开看看。所有的瓶子都有颜色，茶色、紫色、深红色，里面装着的液体也被染成了和瓶子同样的颜色。阳光照到瓶子上，里面的液体仿佛在微微颤动。

大夫的桌子上随意放着听诊器、镊子和血压计。弯曲的细长管子、暗淡的银色的光还有洋梨形的橡胶气袋，就像是一只只鲜艳的昆虫。病历上是一串串洋文，散发着神秘莫测的美。

桌子旁边有一张单调简朴的床，上面铺着浆洗得发白的挺括床单，床的正中间放着一个箱形的枕头。头枕在那种形状怪异的硬邦邦的枕头上，会是什么感觉呢？我总是  
不由思索。

屋子墙上贴着一张“矫正胎位示意图”。示意图里的女人穿着黑色紧身裤，趴在床上，弓起腰，胸部紧贴着床。那条紧身裤紧紧地包裹着她的腿，在我看来，她就像没穿衣服一样。女人眼神木然，望着前面。

不知什么地方传来学校上课的铃声，这时就到了下午就诊的时间。门外传来吃完午饭回来的护士们的脚步声，我们俩只好停止偷看。

“姐姐，二楼和三楼有什么？”

我这么一问，姐姐就好像去过似的答道：

“上面是住院病房和婴儿护理室，还有配餐室。”

有时，会有女人站在三楼的窗户边往外看。也许是刚生完孩子的女人吧，她们都没有化妆，穿着厚厚的住院服，

头发扎成一束，一绺头发还在耳旁微微飘动着。几乎都是面无表情，木呆呆的。

“诊室楼上有那么多好玩的东西，她们能住在里面应该很高兴啊，怎么那副表情呢？”那时，我这样想。

姐姐之所以坚持要去 M 医院检查，想必也是小时候的印象太深之故。她也会穿着住院服，把头发束在脑后，脸色苍白，面无表情地从三楼的窗户俯看院子里的草坪吗？

只要我不坚持，家里就不会有人跟姐姐唱反调。姐夫就说：“那家医院离家近，走着也能去，我觉得还不错。”他总是谁也不得罪。

姐姐在午饭前回来了。当时我正在玄关穿鞋准备去打工。

“情况怎么样？”

“正好是第六周。”

“哇，能知道得那么精确啊？”

“还不是因为费好大劲测了体温嘛。”

她一边脱着大衣，一边快步走进了房间，看不出有多兴奋激动。

“今晚吃什么？”

“鱼蟹羹。”

“哦。”

“赶上便宜的墨鱼和蛤蜊了。”

——很日常的对话，因为太过日常，所以不曾在我的心里留下太多波动，以至于我连“恭喜你”这句话都忘说了。

不过，姐姐和姐夫之间有了小孩这件事，真的值得恭喜吗？

我打开词典查了一下“恭喜”这个词。词典上面是这样写的：恭喜（感），表示祝贺时的寒暄语。

“看来这个词本身，什么意思都没有。”

我自言自语，用手指点着丝毫没有喜庆色彩的那行汉字。

## 十二月三十日（星期二） 六周+一天

我从小就不太喜欢十二月三十日这个日子。如果是三十一日<sup>①</sup>的话，那就是一年最后一天了。但是，最后一天的前一天不上不下，让人感觉不痛快。准备年节菜也好，大扫除也好，购物也好，都是不当不正的，不能了个彻底。我待在家里无所事事，干脆做起了寒假作业。

自从父母相继病逝后，家里过节的气氛就越来越淡薄了。即使姐夫来了之后，也没有任何的改观。

---

① 日本的新年是一月一日，十二月三十一日称为大晦日，类似中国的除夕，全国各地进行过年庆贺的活动，家家户户会进行大扫除。

我的学校和姐夫的单位都放了寒假，所以，今天早饭吃得非常悠闲。

“睡眠不足的话，就连冬天的阳光都觉得刺眼呢。”

姐夫戴着眼镜，眯缝着眼坐在椅子上。从院子里射进来的晨曦一直照到餐桌底下，我们三个人的拖鞋影子映在地板上。

“昨晚回来很晚吗？”

我问道。昨晚姐夫工作的牙科医院举行年会，好像在我睡着后他才回来。

“不算太晚，赶上末班车了。”

他端起咖啡杯。一股甜甜的奶香跟着热气一起弥漫在餐桌上方。

姐夫喜欢在咖啡里加入大量的咖啡伴侣和砂糖，所以，早餐桌上总有一股糕点屋的香味。我常想：一个牙科技师，却爱喝那么甜的咖啡，难道就不怕得虫牙？

“末班车，比早晨上班高峰时还要拥挤呢。人多不说，一个个还都喝得醉醺醺的。”

姐姐在烤面包上来回地抹着黄油。

她昨天去了妇产科医院，意味着她已经正式成为孕妇，却看不出有什么变化。这让我有些意外，原以为她会更亢

奋一些——不管是高兴还是担忧。平时哪怕是芝麻大的小事，比如常去的美容院关门啦，邻居家的猫老死啦，因为修自来水管道要停水一天啦，等等，不管多么微不足道的变化，她都会特别紧张。然后精神紊乱，立马跑去二阶堂先生诊所。姐姐是怎么把怀孕的事告诉姐夫的呢？我不清楚他们单独在一起的时候会说什么。原本，我对夫妻这种关系就不太能够理解。夫妻就像某种不可思议的气体，那种既无轮廓、又无颜色的藏在锥形玻璃瓶里变幻无常的气体。对，我就是这么认为的。

姐姐把叉子叉在煎鸡蛋上，嘟囔着：“这个煎鸡蛋，胡椒粉放多了。”

她一向爱挑剔我做的菜，所以我装作没听见。半熟的蛋黄像黄色血液似的，从姐姐的叉子尖上吧嗒吧嗒地滴落下来。姐夫在吃切成了片的猕猴桃。我觉得猕猴桃里的一粒粒黑色种子宛如一个个小虫子窝，因此一向不喜欢吃。今天的猕猴桃已经熟透，果肉都快要融化了。黄油盒里的黄油块像出了汗似的，湿乎乎的。

看姐姐和姐夫两人都没有谈论怀孕一事的意思，我也就没说什么。院子里有小鸟在鸣叫。高空的云彩渐渐变淡了。餐具碰触发出的声响和喝咖啡的声音交替着传入我的

耳朵里。

好像没人意识到今天是今年最后一天的前一天。我们家没有装饰门松，没有黑豆，也没有年糕。<sup>①</sup>

“至少应该做一下大扫除吧。”

我自言自语似的说道。

“你现在是非常时期，还是不要太累的好。”

姐夫舔着被猕猴桃的透明果汁润湿的嘴唇，对姐姐说道。这是姐夫的习惯，把极其平常的话说得非常体贴。

---

<sup>①</sup> 在门前装饰松树是日本迎接新年的准备之一，黑豆和年糕均是日本民俗中新年必吃的年节菜。



## 一月三日（星期六） 六周+五天

今天姐夫的父母带着装满年节菜的多层食盒来我家了。我有些不知所措，因为不知道该怎么跟他们说话，也不知道该怎么称呼他们。

元旦这几天，我们一直待在家里哪儿都没去。肚子饿了，就烤一点冷冻的比萨，开一个土豆色拉罐头，随便凑合就是一顿。所以当看到二老带来的年节菜时，完全惊呆了——真的太丰盛了。那些年节菜看上去就像精心制作的华美工艺品，根本不像是吃的东西。

我一直认为二老都是心地特别善良的人。尽管院子里堆满了落叶，冰箱里只有苹果汁和奶酪，他们也不会责怪